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百書百十一之百十五

慕容暉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雋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爲太子及雋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暉升平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以慕容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副贊朝政慕容興根爲太師慕容垂爲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爲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爲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暉旣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興根自恃勲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

全且定天下者，天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也。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人自曰：可足渾氏及暉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甚盛，初雋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爲前將軍，冀州

刺史雋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暉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旣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闕兵中路，展其蟾蜍之心。此則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僞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變，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于暉，暉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勤，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

于野王暉遣其子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
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寧初暉
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弧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
于幽冀暉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暉納之遣
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爲之聲援尋而陳
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于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
軍沈勁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筑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
墉慕容垂爲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
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
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
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陽陰
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轅弱任重夕惕唯憂臣聞王

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參理三光
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
以姬旦之勲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
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黜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
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
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今二方于紀跋
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
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
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暉曰朕以不
天早傾軋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懿親視德勲高魯衛翼贊
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
掃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

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已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疎獨善之小以成公且復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暉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佐命者則以功成爲効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膏橫流軋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節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暉鍾律郎郭欽奏議以暉承石季龍水爲木德暉從之太和元年暉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

深慮暉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暉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奏跋扈彊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爲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埽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昧則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寇降于暉暉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死至此晉右將軍相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天於雒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符堅

將苻謏據陝降于暉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暉乘蹇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暉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暉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闢崇軌基纂成先志逆氏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鑿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趣蒲坂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謏圍

太傅總京都武旅爲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卽侯微功必賞此則鬱契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嶽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旣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暉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謏知評暉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涌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暉僕射悅縮言於暉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暉納之縮旣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

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縮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
沖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代暉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
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暉寧東慕容忠暉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
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
又破暉將傅顏于林渚溫軍大振次于枋頭暉懼謀奔和龍慕容
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
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
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爲
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石門絕溫糧漕豫州
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
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
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溫班師邀擊

於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
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
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
垂懼奔于苻堅先是暉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
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
有觀變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
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
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
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暉評不以爲
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諭然抗均鄰
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
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

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
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
兆譬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
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曄從之俄而堅遣
其將王猛率衆伐曄攻慕容筑于金墉曄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
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
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
慕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桓溫之
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曄曄遣其大鴻臚溫
統署真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
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
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

兵革不息內則曄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
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
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上歷
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
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
績黜陟幽明貪惰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
窮弊侵昧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
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
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
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勤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
情肅諸僞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紆
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

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越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疆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善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帖之觀子弟懷孔爾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嗇財爲本漢文以阜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塋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襁褓之資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

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塋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戈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穀擬之丘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衛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侯之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闕關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曄不納符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曄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曄使

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
大起鄴中多怪異曄憂懼不知所爲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
大師旣出猛等能戰不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
才文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
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鬪當以筭取之若冀敵不鬪非萬全之道
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
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曄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
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
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鄒固山泉賣樵
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曄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
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柰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歛
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

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爲先也
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
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曄先是慕容相以衆萬餘
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
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
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曄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
堅遣郭慶追及曄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曄將縛之曄曰汝何小人
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曄于堅
堅詰其奔狀曄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
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相于和龍相殺其鎮東慕容亮
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川郭慶遣將軍朱疑擊相執
而送之堅徙曄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曄新

興侯署爲尚書堅征壽春以暉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旣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諡幽皇帝始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暉四世暉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廆旣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旣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湎有大度母高氏無寵旣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旣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旣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旣使恪與雋俱伐大餘雋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旣將終謂雋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雋嗣位

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雋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栢温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容與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宿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宥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嚴終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

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闕之計言終而死

陽鶩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虜官至東夷校尉鶩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虜甚竒之鶩卽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幃幄鶩臨終謂鶩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鶩之將圖中原也鶩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暉旣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逸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暉優答不許鶩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旣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歛財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虜拜爲遼東國侍郎鶩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瘁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彼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鶩僭位入爲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鶩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輿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劔閣况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軍別

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
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并欲觀審釁隙乃遣其
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
真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旣至鄴歷造
公卿言于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
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
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暉請窮詰之暉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
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
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
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
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
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
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真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
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閼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
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
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
是曰邊豪歟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册象
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
略地馳其蝥賊旣而二帝遭平陽之酷披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
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
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
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
軀貌不恒暗苻天表沉毅自處頗懷竒略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

辰顯宗主祭于冲年庾亮竊政于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
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
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
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微前經
而禮縟谿壑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
之釁首圖中原燕王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
拔堅城氣訾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
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
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啟異類不然者
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
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
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卽世虐媼亂
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于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
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携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
鏑未交白溝淪境衝軻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
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蠢茲雜種奕世彌昌角端掩月步搖翻
霜乘危蝟起怙險鴟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載記第十一
晉書百十二
載記第十一
符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
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
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
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
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為
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
石季龍將攻上邦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
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羗戎內實京師季龍
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

西平郡
氏

載記第十一

晉書百十二

符洪

符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
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
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
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
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為
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
石季龍將攻上邦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
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羗戎內實京師季龍
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

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識文有艸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皝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抱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守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錫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不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

所能辨關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從僭位僞諡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

弓馬好施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

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

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

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

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

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

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

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

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眾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至之遇秦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火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相溫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爲侍中大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于長安立婁強氏爲天王后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弟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拓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卽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爲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衆掠關東并援石季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太半遂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確雄與菁率衆擊敗之獲弘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

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鄆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栢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貽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勲掠西部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于堯柳城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栢沖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勲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于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

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艸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服避正殿初栢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所中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爲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襄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苻」，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謨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歿。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字于大角，熒惑入于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

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饗羣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
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
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
蓬頭僵卧生以爲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其征東苻柳參
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
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
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
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
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
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
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
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垂河右遵奉之
情負殊曰咎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
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
美無方鑿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
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
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
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咎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
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奸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
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
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苻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
二趙相況也瓘曰秦若兵強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
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疆燕納
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

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施恐涼州弗可保也瓊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城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嶠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璠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真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瓊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洿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

德義懷也瓊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大師錄尚書事廣甯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強識探頤索幽則中書堅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符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注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羗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

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畜之瓘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沖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覲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容興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羗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羗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何奴堡苻柳救之爲

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尅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剗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軋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

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僞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
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爲言平卽生母強氏之弟
也生旣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
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
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
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
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
廢農桑內外凶懼群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
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予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
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
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讌
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

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
其目鑿延目出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
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
姚襄遣姚蘭王欽廬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
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
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
襄頻爲相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
剛狼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
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
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廻騎距襄我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
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
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

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禰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徒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誠之曰酋師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卽僞位殘虐滋甚耽湎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奸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

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旣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剝胎拉脇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公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注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

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僞諡厲王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勳權侂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且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獮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今君者陰陽曷不

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瞑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學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也成字曰艸村亞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其命而受之者曰堅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倫兒每待其則眼淚共悲惜又與不失機候其母曰此兒姿貌與韋貞生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益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部北宮之神術小兒敢戲於此不長司謀專邪堅曰司謀專罪人不傳小兒我兄也統有左右曰此兒有帝王之相左右各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又過之

經進宿衛非十名合本國監生猶昏寐不寤堅與諸生列生置於別室廢之為起王侯而救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皆所與所知矣特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偽諡厲王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為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謀篡奉法絕命曰元才吾姬且也及卒德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

小字也

別有載記

匪榮附望曰吾今斯姬媿董黯介糗於平亂顛日而州之謂榮之董黯曷何難味而令國士與之言平榮聞而德則遂辭去若之及障見之烈烈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泚公宜制意謂曰

晉書百十三

氏周固爾甫

載記第十三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於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長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

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注梁平老等竝有王佐之才爲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僞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心堅深然之納爲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弑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苟氏竝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群僚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

生佞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諡父雄爲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爲皇太后妻苟氏爲皇后子宏爲皇太子兄法爲使持節侍中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爲太尉從兄柳爲車騎天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歡鉅鹿公李威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強汪爲領軍將軍仇騰爲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與猛讚竝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于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諡曰哀封其子陽

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
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
德業可稱者令在所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
建節將軍鄧羌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
爲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
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
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
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
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
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
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爲父後者
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巧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

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
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
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
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
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
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于世也猛言之於
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
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婚已
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
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
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于西廡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
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

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群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于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于是酣飲極權命群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于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卜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奕于率衆數萬又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比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于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

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鳳皇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符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赦外窮推之感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竝遣受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修闕祭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者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

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勅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艸儒生罕有或存增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于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屠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羌爲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鄒寵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引之爲國二卿黃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賈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爲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爲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商

阜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興寧三年堅又改元爲建元慕容
暉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於滎澠堅懼其入關親屯
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
其杏城已南郡縣屯於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轂
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爲前鋒都
督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
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於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擒之
於木根山堅自聰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
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重爲駱川
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
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
而愈修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荊州北鄙諸郡掠漢
陽萬餘戶而還羌斂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
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
討斂岐於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
尅之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於葵谷儼思遣兄子純謝罪於堅
仍請赦尋而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
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
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適戰于枹罕東猛不利邵羌擒斂岐
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服白乘
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
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爲
光祿勳歸安侯是歲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於堅苻庾據陝
城苻武據安定竝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爲信

皆不受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
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爲雙武所敗
堅又遣其武衛王鑒寧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左衛苻雄
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於榆眉鑒等擊敗之
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鑒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
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
安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
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於蒲坂鑒等攻上邽克之
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
羌與王鑒等攻陷陝城克之送庾于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
馬栢溫伐慕容暉次於枋頭暉衆屢敗遣使乞師於堅請割武牢
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暉

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於堅王猛言於堅曰
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
奉戴之意觀其才畧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
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
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
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
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羌率步騎三
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導攻暉洛州刺史慕容筑於洛
陽暉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討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
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于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邵
羌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
將率步騎六萬伐暉堅親送猛於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

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捷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敕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鑿軫冒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執暉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遂入晉陽執暉并州刺史慕容莊暉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暉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

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塞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

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嘗謂前却人平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暉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譙諸父老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

勞止之詩以饗其群臣赦慕容暉及其子公已下皆徙於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相溫所圍遣使請救于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相溫遣諸將夜襲鑒蚝敗之鑒蚝屯慎城初仇池氏楊世以地降於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旣而歸順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次于鶩陝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

之戰於陝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於雅纂將楊他遣子碩密降於雅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旣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卽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晉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旣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渚川侯堅晉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墜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秦武石田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君生所繫何可盥于游田以玷坐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加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栢溫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者其栢溫之謂乎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太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一作焚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二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六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是歲有大風

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於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爲丞相以苻融爲鎮東大將軍代猛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閣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彗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爲尚書坐爲京兆尹沖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亂遂據華

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少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

騎三萬人自劔閣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二劔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周虓降于彤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縣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於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栢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光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縣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縣竹

皆害之栢石虔敗姚萇於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爲國子祭酒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遣尚書郎閻賀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親餞萇等於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閻賀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

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青石津攻其將梁
粲於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宿城又陷
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
建陣於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
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聞天錫來逼急攻
據建建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仇萇進軍入清塞乘高
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於赤
岸哲大敗天錫恩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
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於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
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興姑臧徙豪右
七千餘戶於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
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曰義侯初萇等

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于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旣平涼州又遣其
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
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
西出上郡與洛會於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於弱水苻洛逐之勢
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
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
蜀散其部落於漢鄯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
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漂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爲
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漢
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
召爲國家用對曰漢北人能補六畜善馳走逐水艸而已何堪爲
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答堅以

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
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漑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
成百姓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季
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遣
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暉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
將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
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營繼
進大會漢陽師次河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
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愬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
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
陵晉車騎將軍桓冲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依據上明
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逵以卒數千戍

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
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
萬寇淮陰盱眙揚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
吉挹於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
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
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
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
所獻馬其悉反之庶克念前王髮髯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
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
百餘人是時苻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
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
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鄭韋華持節切讓丕

等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殺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不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山但徙荆楚人內于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不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思莫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不於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竝上言以爲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晉兗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水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爲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

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械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於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遂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旣陷淮陰留邵係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虔等將水軍一萬趨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於南縣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璪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司馬王曇之次於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師敗績玄率衆三萬次於白馬塘

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玄戰於塘西玄大敗之斬顏玄進兵至
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任用貽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貽貽
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
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
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曄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
殺難免爲庶人堅以毛當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
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
賞堂邑之功也又以苻洛爲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
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
陽遡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
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志怒謀於衆曰孤於
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旣投之西裔復
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命
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石意如何其治中平顏妄陳祥瑞
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
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
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
竝不從洛愬而欲止平顏曰且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
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
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
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賊竝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
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
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
祖之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爲王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

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苻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

東萊出石逕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

於中山有衆十萬衝等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

送於長安呂光追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與

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爲將軍徙洛於涼州徵苻融爲車騎大將軍

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旣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

其群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文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囷武都

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

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世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

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堅送丕於瀾上流

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

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領護鮮

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

郡之平城中書梁讜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鎮西

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

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

洛陽苻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

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

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

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于

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

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

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

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掇之不琢鄙瓊室而不
居敷純風于天下流休範于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
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
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旣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
哂二漢之徙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
鄴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
浣布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
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
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及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
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
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相沖
遣南平太守栢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
戰於激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
萬七千

符堅下

太元七年冬秦皇親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
百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下至剛不可以屈且
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
末每公賜與下猛子散騎侍郎史謙及事與堅問及史謙
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復九世之仇
立也皮曰臣父承相存佐命之功而臣不免死所以國
流涕則陽曰哀公之德不在朕時年不
氏即以十具牛爲田不獨爲卿來位
皆散不殊徒傷於高昌皮於朔方之

萬二千

晉書百十四 載記第十四

符堅

太元七年

符堅

太元七年堅饗群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符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



遇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爲司徒融固辭堅銳意
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
玉器初堅卽僞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爲太史令嘗
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徙西流惟有雄
子定八州此卽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
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
汧隴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
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
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益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
曰雞閣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
上先生爲吾隱之於咸陽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
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

下誌之乎七州之後出於壬

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

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

一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

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

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

自天子王一作后內外次序上

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

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於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

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

騎常侍劉蘭持節爲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符朗爲使持

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

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

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軍師前部王彌冀鄴善王休密馱朝

於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冀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

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途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

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以前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旣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群臣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通穢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餽今欲起天下兵以討計兵杖箱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

必有征無戰晉王自當銜璧輿觀啓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感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

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
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
上國而爲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
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
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群臣各
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
心矣群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
已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
福不可以伐一也晉王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一也我數戰兵
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口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
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

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
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
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
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
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
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
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
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
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
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
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與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
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

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游吳越至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
疑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
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
栖無爲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勞身於馳騎口倦於經略櫛
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
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
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烝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
去亂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
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
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
墳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鸞駕必欲親

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投勝略馳紙檄於丹陽開其
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
謂安曰至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
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
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
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
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相冲
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
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
秋冬不減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
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於建章宮
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

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瀾上從容謂群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栢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栢冲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

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爲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於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

謀是用不潰於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沖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

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竝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軍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弟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

率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
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
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
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
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
宜速進衆軍倚禽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於項城以輕
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
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
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堅
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
艸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
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中山之神奉以

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艸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
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
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
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
敗謝石於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
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
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
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
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
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饑甚人有進壺殮豚髀
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絲十斤辭
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

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
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
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
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
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
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暉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暉子寶勸暉殺堅暉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鄖城姜成等
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衆奔還堅收離
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暉有貳
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慕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
從尋懼暉爲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
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於

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於其太廟被殊死已下文武
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
融大司馬諡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
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
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
列人招集群盜衆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爲農所敗越死之垂
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
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暉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
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
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
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暉爲丞相都督陝東
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

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於華澤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於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沖於河東大破之沖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

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竝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鯁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爲長蛇於關東泓沖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喻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旣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

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次於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潁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衆敗其軍於鵠雀澤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惵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

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相

淶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爲萇所敗獲楊璧

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

之衆七萬歸於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衆來

赴難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成驪

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

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間公苻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

繼沖乃令婦人乘牛一多馬字爲衆搗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衆晨

攻暉營於鄭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

宇爲前將軍與苻琳率衆三萬擊沖於灞上爲沖所敗宇死之琳

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

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

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
王猛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
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沖
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栢石虔進
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於下邳徐州
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於碭山轉戰而免玄
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
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
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
鄆城奔於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於河南斬其東平太
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鄆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
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牛羊何

爲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
一領遺沖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艸割得無勞乎今
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
事答之亦稱皇大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
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旣
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
敢至於此苻丕在鄴糧竭馬無艸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
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
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
定于常山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亮於中山以爲已援垂遣張
崇要興獲之於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
騰於晉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於群寮司馬楊膺

唱歸順之計不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碭破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次於河北不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克之不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達請救於謝玄不書稱假途求糧遂赴國難須軍接旣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達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旣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爲功況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不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

遣達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於到獸山旣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手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椎蘆作籬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

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達既至朝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不款誠無貳并宜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飢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沖僭稱尊號於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常爲沖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一作長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竝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沖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沖於城西追奔至於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沖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宦人孟

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不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暉屢爲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敖爲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戰於驪山爲沖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馬陷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飢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

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或戰山峰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望深以爲慙故相率距萇以立忠義時有群鳥數萬翔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鬪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沖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

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

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

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

爲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

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獸口三

八爲沖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

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

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

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火

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

器如霜而刃於烏合疲鈍之賊

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

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

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

堅遣騎七百應之而沖營放火

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

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

有患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

勿爲妖形歔歔流涕悲不自勝

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

有死無移沖毒暴關中人皆流

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以甘松

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

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

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死共生誓無有貳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口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聖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朕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爲沖所禽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輒州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又爲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

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緩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弟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汝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竝自殺是歲太元二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

刺史楊璧於下辯璧距之乃奔武氏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
宏於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相宏以宏為涼州刺史義熙初
以謀叛被誅初堅強盛之時國有
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
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
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
偽追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
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
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
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

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
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
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
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道
而不應遂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
雲而後動相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
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
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
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
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
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相溫豈竝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
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

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

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旣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僂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

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徒授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
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
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
遣其侍中梁譙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爲丞相中書監尚
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
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
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凝卿爲臥龍卿亦異朕於
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
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群
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敘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
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
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

寵政替身六斯則取

一無取字

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

重參路太階宜妙蓋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

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唎之臣何庸狷而應斯舉不但取蚩鄰遠實

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獎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

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

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

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

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

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

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嘗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

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

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敕其太子

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

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諡曰武侯朝野巷哭二

日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徒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奸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

夜妻爲賊所殺妻見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溼溼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

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返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竝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性至季初屆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旣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

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縷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知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葺皆我之仇敵思開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葺之叛堅悼恨彌深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

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田一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負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竝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旣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

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豪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潛而殺之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稽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晉書百十四 載記第十四

魏書卷之四十四

晉書百十五

魏書卷之四十五

載記第十五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世明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羗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頻爲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甯編素王永畱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不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卽皇帝位于晉陽南立

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元曰大安置百官以張蚝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爲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苻冲爲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爲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爲侍中徐義爲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于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巴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陰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

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

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爲

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

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

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

川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

利已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

死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

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

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

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

罕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

在于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

男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

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

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

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

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于關中此

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

十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

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

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

戰于安張爲光所敗武威太

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

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巴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
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
山太守王充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
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爲征
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
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
降于垂聞不稱尊號遣使謝罪王充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
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
楊璧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不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爲
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
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丕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
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丕宣被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

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
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
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卽事
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冲繼凶
于京邑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羗城姚萇我之牧士乘豐滔天親
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
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死沛宗臣或四七勳
舊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
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効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
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
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
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

慕容麟攻王亮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眾應麟亮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眾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固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旣而成陷亮及固安侯苻鑒並爲麟所殺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旣而襲王

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興旣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爲左丞相苻纂爲大司馬張蚝爲太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爲司空苻冲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王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

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
燬毀發丘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
于四海方之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
豪或戮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
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
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
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
爲首尾擊萇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弈于率鄯善
王胡貳叱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
戰于孫兵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
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
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

將青爲諸軍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
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
艱難也衛公一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
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
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
推登爲帥遣使于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丕
畱王騰守晉陽楊輔成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
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
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
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
人不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

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于苻公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不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僞謚上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苻登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徙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卽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

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爲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于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遊興有事則名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旣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

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不敗丕尙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
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
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
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般彊豺狼梟
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
偏師蹙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
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
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
內收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
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啓主而後行繕甲
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
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

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卽日星言
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寃下雪臣子
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
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歎以長稍鉤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
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
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
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
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
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纂
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
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
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

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
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縣

虜帥

一作帥

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

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太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
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
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
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
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沛
穀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
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
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蘭犢絕之皆爲姚萇所敗登進據
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

堡嵩被殺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

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饑收菑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太子弁爲
南安王尙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畱其大軍于胡
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
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
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
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肴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勅臣
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尙欲復讎臣爲兄報恥於情理何
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
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
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休于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
師攻萇旣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

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
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
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賓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
池不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
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
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尙書符頌原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
戍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
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尙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
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
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爲先驅自繁
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

爲其後繼壁畱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
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于
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鴛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
萇密遣其將任龕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
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姦變願深宜詳思
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
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
此公朕幾爲登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
登將軍路柴強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
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爲萇所殺馮翊
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徽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
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校牧守之胤

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
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
之辛何以論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
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
欲絕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
而存孰若蹈道而没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
應姚萇登以質爲東平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
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遂歸于萇
萇以爲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温于范氏堡剋之遂
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
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
大戰敗之斬其尙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

定爲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爲崇登聞之秣馬厲
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本嘗不上天錫祐
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羌以
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
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
累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
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長夜引軍過登營
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
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此忽然復來朕與
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爲右丞相尋而衝叛自
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于姚長萇遣其太子興
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長連和至是萇死

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八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維初登之東也畱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僞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不慕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叅軍天錫卽位拜司馬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旣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旣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菱有雋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眷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于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虵豕之墟紫宸遷鼃鼃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鳥之靡定苻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欵江東而志圖西顧禍生蠱毒未

逞狼心徒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石下井之際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饑但肆毒于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剋翦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闢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因以功作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旣而足以夸世懷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大

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也焉禹穴駐驂
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
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
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于賊臣貽戒將來
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
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
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徙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虐敗不旋
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辰竊帝圖王忠生縱敵亂起矜疆
不登僭假淪胥以亡

